

# 走進時光凍結之林

訪作家張經宏

文 / 蔣亞妮 圖 / 張經宏



臺灣特有種動物系列鑰匙圈，讓世界看見臺灣。

「其實，唸設計的人都會有創業憧憬，而我也是如此」，劉孟宜休養時整理多年的職場工作心得，選擇從自己最熟悉的木製器具設計再次出發，成功申請到文化部核心創作者進駐文創聚落計畫，得到 50 萬元的計畫補助作為創業基金，回到故鄉臺中這處孕育夢想的所在實踐設計人的初心。

## 重溫時代記憶 再現絕代風華

創業之初舉步維艱，所幸得到東勢林業木藝協會的慷慨出借場地，作為樂樂木準備大展身手的據點。「選擇回到臺中創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，和我童年成長記憶有關」，劉孟宜進一步說明，早期的豐原是臺灣三大木材集散地之一，成為大雪山與八仙山林業下游運輸與加工的中繼站，社區林業一度成為豐原在地重要經濟產業，在她兒時豐原的老家旁是早期大甲林區工作站的大儲木池，陪她見證故鄉木材加工業的輝煌。

隨著社會產業結構變遷，今日從事木工技藝的師傅已是鳳毛麟角，而劉孟宜深入這項逐漸沒落的產業，憑藉過往累積豐富設計經驗，為逐漸凋零的傳統產業注入一股活水，以簡單、匠心獨具的設計風格，搭配經驗老道木工師傅，量產出以實用掛帥的生活小物，讓更多民衆再次被臺中木工技藝之美好而感動。

「最初，花了許多時間與老師傅們磨合，以修正設計者與製造者間美感認知的誤差」，劉孟宜簡約的

設計呈現較樸素、扼要，與傳統木器製作的經驗有所差異，但在不斷地嘗試與溝通，終達到能讓樂樂木、老師傅與消費者三方面圓滿接受的平衡。

## 療癒小物、創意食具 從在地化走向國際

最初，因成本考量，樂樂木選擇從價格較低、消費者接受度較高的商品切入，像是鑰匙圈、手機吊飾、橡樹子等療癒小物。以鑰匙圈為例，樂樂木推出臺灣特有種系列，包括：臺灣黑熊、臺灣水牛……等臺灣特有種動物造型鑰匙圈，好評如潮，進而推出非洲系列、寒帶系列等，其中，臺灣黑熊款鑰匙圈，因其特殊木質與顏色，成為樂樂木的經典不敗熱銷款。



二十四節氣的杯墊，在傳統中看見創意。

樂樂木的設計實力受到消費者肯定，也登上設計師網站 Pinkoi，打響品牌知名度。在網路行銷的推波助瀾下，樂樂木的食具設計也獲得薰衣草森林、新光三越百貨的青睞，得到更多曝光機會。今年，樂樂木更參與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舉辦的「創意臺中」，一同前往日本參展，漂洋過海展現臺灣設計的軟實力。

逐漸站穩腳步的樂樂木，將持續在食具產品的設計，包括：茶盤、杯墊、麵包砧板……等，發揮木頭溫潤的材質特性襯托食物，劉孟宜表示，樂樂木未來也將開發森林微家具系列，將以有型的設計感，忠實貫徹創業理念「樂於與木為伍的樂生活態度」。

作家張經宏是華人最高額「九歌兩百萬長篇小說徵文」獎金得主，出版有小說乃至散文各種著作，他是道地的臺中人。自前年離開高中教職後，幾乎隱居於臺中神岡的自建家宅中，斷續的寫作、旅行，並以此寫下新舊生活的涓滴。

立冬前後，來此造訪，秋老虎的尾巴讓整個城鎮悶熱的像可以滴出水來。尋找作家居所的道路，越行越靜，那棟屋子就像在林木扶疏的土地中倏然開出的一間房，有書、有茶、有人，正如他所說的，這是處帶有「時差感」的地方。在他那張有許多故事與話題圍繞發生的木餐桌上，蘊有與他人談過的詩、感情、也有人生。他煦然談起曾有學生說，這房子裡跟外面不太一樣，就像有時差一樣，一面指著角落的燈具、眼前的木桌，細聲道：「這屋裡所有的光影都會隨時間轉變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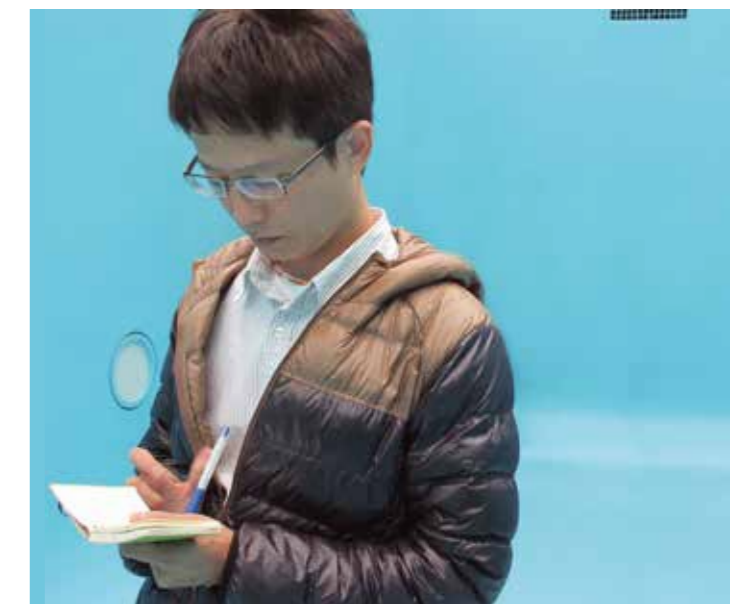
## 徬徨的必須 從地方到教育

他的許多作品都與臺中有關，從得獎的《摩鐵路之城》到小說集《出不來的遊戲》，都書寫著對臺中的關注與情感。雖然一邊書寫了臺中，卻也坦然承認這是個讓人靜不下的城市，充滿汽旅、酒店、大餐廳，但說不上來一處可以靜心讀書與留住文化的地方。這也是他不論在老師、作家身分中，都持續關注的議題。他理想中的課堂，是能把學生拉到戶外，有一整日、半日的文學活動，在地方的文學館聽聽演講、說古，這樣的文學氛圍必定是好的。言談間，不難感覺出他對學生的真心，他的散文〈離開〉中曾寫到一段很真實的話語：

我沒再跟他們說那些紙本上的是與非。且我沒有說的是：「你現在寫的，對你的人生一點幫助也沒有。」我說不出口。

一個師長所能給予學生的，除了試題上的答案，還有許多，但卻不一定是能說出口的。張經宏的執教生涯裡，所遇學生無數，在〈明天〉一文裡，寫在京都與學生重逢，昔日與環境適應不良的男孩終於知道了「他人的世界」，並且成長為可以介紹另一個世界給他人的成年人。這樣充滿情感的文章還有許多，由這些微末之處，看出了他對家鄉與師生情感的珍視。

他談到，過去十幾年在高中教學、演講的經驗發現，測驗與升學或許在那當下才是對學生重要的事，而這並無對錯。於是更加明白了，無論是教育或創作，仍有很大一塊是虛的，因此他離開了教職，享受這樣看似徬徨的生活。我想正如他所說的：「有時候徬徨是好事，因為大家都太清楚自己要站在哪裡了。」



旅行，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奢侈。(攝於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)



書桌上的小盆栽，一抹紅意探出窗。

### 「觀千劍而後識器」 創作之路

想像中職業作家的生活，要像古代名士一樣邊焚香煮茶、邊閒適自得的寫作，然而寫作其實是一種消耗大量心力、體力的事。要同時讓「生活」與「創作」兼得，並不是件易事。張經宏四十歲後才出版第一本得獎小說，在此之前他自言沒有什麼創作的朋友，後來認識的前輩作家們，又似長輩般只遠遠的供著、淡淡聯繫著。

但他的寫作卻是持久而不間斷的，四年間，出版了六本書，但並非是朝夕寫就的。有多數是在學校生活中累積而來的，即使學校並非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寫作地。他當初便是一邊教書一邊寫出《摩鐵路之城》，那幾乎是焚膏繼晷的在寫著。一般人總認為國文老師飽讀詩書，但每次他在休息室想要寫作時，總發現，聲音還是不對。於是他只好走到一中街的麥當勞，他打趣說那大概是一中附近唯一賣咖啡的地方。在那樣充滿補習、逃學、徬徨人群的地方，他卻看見他們眼神中的能量。也是這般高低位差帶來的流動，使他在教職生涯中得以持續寫著。

離開學校，位差雖然消失，但他也因此發現在「慢」的狀態時，只要有一個聲音出來，幾乎就是對了，畢竟許多事一執著就不美了。他攤開幾本手寫的隨身小本子，猜想還有更多本被收起來，本子皆用他獨有的分類法，寫上日期與咒語似的小字歸類，想寫什麼時即使是在散步也能隨時拿出來寫，這樣積累下

的文句甚至可能有上百萬字。寫字的筆觸與流動令他舒服，這兩年他回到手寫的方法，也做些手動、手作的事物，因不論如何，雙手都更直接的與腦連結。他自詡是一個對文字過度敏感的創作者，因而常必須面對如何處理文字的焦慮，試圖找到一個與它安然共處的頻率。於是從群體轉入個人、從市入林、由電子轉為手作，創作者的惶恐與努力總歸是相輔相成。

### 大音希聲之美 談旅行與日常

創作之外的日常，他經常旅行各地，無論是日本或臺灣的田野皆有足跡。旅行亦是他與自己的約定，舊日同事的匆匆過世。令那時的他起念，以後若決定了什麼，明年就要把它完成，旅行便是其一。

這幾年他最常造訪的是日本，九州、長野、京都、東京都曾尋訪。訪談中，我們猜想起臺人喜歡尋訪日本的理由，除了因為日本文化中精緻到近乎神經質的美感，也因為近。說起臺人現在最常旅行的關西，只要坐兩個多小時的飛機便到大阪，若再轉坐 HARUKA 特急到京都，從臺中到京都街邊也只一眨眼的事。這樣的幸福感，如他所說的總帶點荒謬，「有時候我們從一個不怎樣的地方，來到一個稍微好一點點的地方，那種感覺就跟升天很像。天堂不就是



悠閒恬適的書房，一切寫作的溫床。



入秋，紅了作家院子中的漫步。



作家手札，隨走隨寫。

這麼一回事」。講著咫尺外的日本城鎮時，總不住透出一種歡快的語調和視線，我想這亦是旅行留下最好的體驗。

訪談中，他煮了滿桌的茶與咖啡招待，茶與咖啡皆香，於是又談到了旅行時發現的各地之水。今年，他在松本城待了幾天，喝了在城內提水烹煮的咖啡，他一喝發現，日本的水如松本城，就像有兩個眼睛。難怪他們看事物的美如此細膩，因為他們多了一個眼睛，當然這與東京、大阪旅館轉出來的水也不同。長野山邊巧遇冬日封山前下山的旅客時，聞見每個人身上都帶有很香的蘋果味，但他們前一晚只是睡在山上的通鋪或工寮，他想是因為那流動的空氣與水氣，被他們帶了下來。旅行蘇格蘭時，又發現那裡的水有兩個心臟，令心臟跳動的感覺跟臺灣不一樣，釀成的酒也不一樣。他說，臺灣的水則像有兩個嘴巴，所以跟嘴巴有關的東西賣的特別好，名嘴、美食皆是如此，講到此我們都不禁失笑。

然而生活，總不可能如畫如詩一般的只有美好。聽他談及總神出鬼沒在家屋邊那長達兩尺的蛇、紛擾的土地開發問題，都是生活中揮之不去的陰暗面，但陰暗亦是可以靜心品嘗的生活，如一種粗礪之美。在張經宏野草蔓生、石牆書磚的屋外、屋內，我看見光與陰暗、美和真實，自有一種簡樸韌性的深刻。

### 人的問題永遠多過於人 文學的難與貴

《摩鐵路之城》出版時，學生的接受度出乎他意料的高，認為即使再露一些也無妨。從他的故事中，看出許多學生與教學留給他的印記，印記有好也有壞，即使他也感嘆過：「人的問題永遠多過於人。」但依然能夠強烈的感覺到，書寫人和人的生活帶來的滿足和深刻，也許是他堅持創作迄今的重要原因。

他很欣賞日本作家白石一文筆下的故事，但這些故事，也許在社會上是難以被接受的，因無論何處、何地，人類對於不道德的接受度仍然不高，可以做卻不能寫、不能說。這些真實的東西，如何碰觸與碰觸的程度，是文學創作伴生的事物。從張經宏一路堅持走過的文學之路，由磕磕絆絆至反覆琢磨，越發體認到「寫」本身的困難，更遑論生活。

採訪尾聲，語速漸慢。寫作與生活的不易，令時光變得奢侈，也正是這些不易，才更使作家在面對時間和作品時，顯得越發慎重、珍視。